

<<城南旧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城南旧事>>

13位ISBN编号：9787547018941

10位ISBN编号：7547018947

出版时间：2012-8

出版时间：北京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作者：林海音

页数：19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城南旧事>>

前言

差不多快十年了，我写过一篇题名《忆儿时》的小稿，现在把它抄写在这里：我的生活兴趣极广泛，也极平凡。

我喜欢热闹，怕寂寞，从小就爱往人群里钻。

记得小时在北平的夏天晚上，搬个小板凳挤在大人群里听鬼故事，越听越怕，越怕越要听。

猛一回头，看见黑黝黝的夹竹桃花盆里，小猫正在捉壁虎，不禁吓得呀呀乱叫。

但是把板凳往前挪挪，仍是怂恿着大人讲下去。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北平有一种穿街绕巷的“唱话匣子的”，给我很深刻的印象。

也是在夏季，每天晚饭后，抹抹嘴急忙跑到大门外去张望。

先是卖晚香玉的来了；用晚香玉穿成美丽的大花篮，一根长竹竿上挂着五六只，妇女们喜欢买来挂在卧室里，晚上满室生香。

再过一会儿，“换电灯泡儿的”又过来了。

他背着匣子，里面全是些新新旧旧的灯泡，贴几个钱，拿家里断了丝的跟他换新的。

到今天我还不明白，他拿了旧灯泡去做什么用。

然后，我最盼望的“唱话匣子的”来了，背着“话匣子”（后来改叫留声机，现在要说电唱机了），提着胜利公司商标上那个狗听留声机的那种大喇叭。

我便飞跑进家，一定要求母亲叫他进来。

母亲被搅不过，总会依了我。

只要母亲一答应，我又拔脚飞跑出去，还没跑出大门就喊：“唱话匣子的！”

别走！

别走！

”其实那个“唱话匣子的”看见我跑进家去，当然就会在门口等着，不得到结果，他是不会走掉的。

讲价钱的时候，门口围上一群街坊的小孩和老妈子。

讲好价钱进来，围着的人便会挨挨蹭蹭地跟进来，北平的土话这叫做“听蹭儿”。

我有时大大方方地全让他们进来；有时讨厌哪一个便推他出去，把大门砰地一关，好不威风！

唱话匣子的人，把那大喇叭安在话匣子上，然后装上百代公司的唱片。

片子转动了，先是那两句开场白：“百代公司特请梅兰芳老板唱《宇宙锋》”，金刚钻的针头在早该退休的唱片上摩擦出吱吱的声音，啦啦地唱起来了，有时像猫叫，有时像破锣。

如果碰到新到的唱片，还要加价呢！

不过因为熟主顾，最后总会饶上一片“洋人大笑”，还没唱呢，大家就笑起来了，等到真正洋人大笑时，大伙儿更笑得凶，乱哄哄的演出了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

母亲时代的儿童教育和我们现代不同，比如妈妈那时候交给老妈子一块钱（多么有用的一块钱！

），叫她带我们小孩子到“城南游艺园”去，便可以消磨一整天和一整晚。

没有人说这是不合理的。

因为那时候的母亲并不注重“不要带儿童到公共场所”的教条。

那时候的老妈子也真够厉害，进了游艺园就得由她安排，她爱听张笑影的文明戏《锯碗丁》《春阿氏》，我就不能到大戏场里听雪艳琴的《梅玉配》。

后来去熟了，胆子也大了，便找个题目——要两大枚（两个铜板）上厕所，溜出来到各处乱闯。

看穿燕尾服的变戏法儿；看扎着长辫子的姑娘唱大鼓；看露天电影郑小秋的《空谷兰》。

大戏场里，男女分座（包厢例外）。

有时观众在给“扔手巾把儿的”叫好，摆瓜子碟儿的，卖玉兰花的，卖糖果的，要茶钱的，穿来穿去，吵吵闹闹，有时或许赶上一位发脾气的观众老爷飞茶壶。

戏台上这边贴着戏报子，那边贴着“奉厅谕：禁止怪声叫好”的大字，但是看了反而使人嗓子眼儿痒痒，非喊两声“好”不过瘾。

大戏总是最后散场，已经夜半，雇洋车回家，刚上车就睡着了。

我不明白那时候的大人是什么心理，已经十二点多了，还不许入睡，坐在她们（母亲或是老妈子）的

<<城南旧事>>

身上，打着瞌睡，她们却时时摇动你说：“别睡！快回家了！”

”后来我问母亲，为什么不许困得要命的小孩睡觉？

母亲说，一则怕着凉，再则怕睡得魂儿回坏了家。

多少年后，城南游艺园改建了屠宰场，城南的繁华早已随着首都的南迁而没落了，偶然从那里经过，便不胜今昔之感。

这并非是眷恋昔日的热闹的生活，那时的社会习俗并不值得一提，只是因为那些事情都是在童年经历的。

那是真正的欢乐，无忧无虑，不折不扣的欢乐。

1951年7月28日我记得写上这段小文的时候，便曾想：为了回忆童年，使之永恒，我何不写些故事，以我的童年为背景呢？

于是这几年来，我陆续地完成了本书的这几篇。

它们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写着它们的时候，人物却不断地涌现在我的眼前，斜着嘴笑的兰姨娘，骑着小驴回老家的宋妈，不理我们小孩子的德先叔叔，椿树胡同的疯女人，井边的小伴侣，藏在草堆里的小偷儿。

读者有没有注意，每一段故事的结尾，里面的主角都是离我而去，一直到最后的一篇《爸爸的花儿落了。

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亲爱的爸爸也去了，我的童年结束了。

那时我十三岁，开始负起了不是小孩子所该负的责任。

如果说一个人一生要分几个段落的话，父亲的死，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段落，我写过一篇《我父》，仍是值得存录在这里的：写纪念父亲的文章，便要回忆许多童年的事情，因为父亲死去快二十年了，他弃我们姊弟七人而去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女孩。

在我为文多年间，从来没有一篇专为父亲而写的，因为我知道如果写到父亲，总不免要触及他离开我们过早的悲痛记忆。

虽然我和父亲相处的年代，还比不上和一个朋友更长久，况且那些年代对于我，又都是属于童年的，但我对于父亲的了解和认识极深。

他溺爱我，也鞭策我，更有过一些多么不合理的事情表现他的专制，但是我也得原谅他与日俱增的坏脾气，和他日渐衰弱的肺病身体。

父亲实在不应当这样早早离开人世，他是一个对工作认真努力，对生活有浓厚兴趣的人，他的生活多么丰富！

他生性爱动，几乎无所不好，好像世间有多少做不完的事情，等待他来动手，我想他的死是不甘心的。

但是促成他的早死，多种的嗜好也有关系，他爱喝酒，快乐地划着拳；他爱打牌，到了周末，我们家总是高朋满座。

他是聪明的，什么都下工夫研究，他害肺病以后，对于医药也很有研究，家里有一只五斗柜的抽屉，就跟个小药房似的。

但是这种饮酒熬夜的生活，便可以破坏任何医药的功效。

我听母亲说，父亲在日本做生意的时候，常到酒妓馆林立的街坊，从黑夜饮到天明，一夜之间喝遍一条街，他太任性了！

母亲的生产率够高，平均三年生两个，有人说我们姊妹多是因为父亲爱花的缘故，这不过是迷信中的巧合，但父亲爱花是真的。

我有一个很明显的记忆，便是父亲常和挑担卖花的讲价钱，最后总是把整担的花全买下。

于是父亲动手了，我们也兴奋地忙起来，廊檐下大大小小的花盆都搬出来。

盆里栽的花，父亲好像特别喜欢文竹，含羞草，海棠，绣球和菊花。

到了秋天，廊下客厅，摆满了秋菊。

花事最盛是当我们的家住在虎坊桥的时候，院子里有几大盆出色的夹竹桃和石榴，都是经过父亲用心培植的。

<<城南旧事>>

每年他都亲自给石榴树施麻渣，要臭好几天，但是等到中秋节，结的大石榴都饱满得咧开了嘴！

父亲死后的第一年，石榴没结好；第二年，死去好几棵。

喜欢迷信的人便说，它们随父亲俱去。

其实，明明是我们对于剪枝，施肥，没有像父亲那样勤劳的缘故。

父亲的脾气尽管有时暴躁，他却有更多的优点，他负责任地工作，努力求生存，热心助人，不吝金钱

。我们每一个孩子他都疼爱，我常常想，既然如此，他就应该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使生命得以延长，看子女茁长成人，该是最快乐的事。

但是好动的父亲，却不肯好好地养病。

他既死不瞑目，我们也因为父亲的死，童年美梦，顿然破碎。

在别人还需要照管的年龄，我已经负起许多父亲的责任。

我们努力渡过难关，羞于向人伸出求援的手。

每一个进步，都靠自己的力量，我以受人怜悯为耻。

我也不喜欢受人恩惠，因为报答是负担。

父亲的死，给我造成这一串倔犟，细细想来，这些性格又何尝不是承受于我那好强的父亲呢！

童年在北平的那段生活，多半居住在城之南——旧日京华的所在地。

父亲好动到爱搬家的程度，绿衣的邮差是报告哪里有好房的主要人物。

我们住过的椿树胡同，帘子胡同，虎坊桥，梁家园，尽是城南风光。

收集在这里的几篇故事，是有连贯性的，读者们别问我那是真是假，我只要读者分享我一点缅怀童年的心情。

每个人的童年不都是这样的愚呆而神圣吗？

<<城南旧事>>

内容概要

《春华秋实经典书系：城南旧事》是作者林海音以自己的几处旧居和童年生活的点点滴滴为背景创作而成的，是当年北京平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城南旧事》收录了《冬阳·童年·骆驼队》、《惠分馆传奇》、《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儿》、《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这六篇文章。

<<城南旧事>>

作者简介

林海音（1918—2001），女，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原籍台湾省苗栗县。

林海音从小在北京长大，因此作品具有浓厚的老北京味儿。

她将北京的生活点滴写成小说《城南旧事》，深受读者喜爱，后被译成了多种文字。

林海音的创作是丰厚的。

迄今为止，已出版的作品包括：散文集《窗》、《两地》、《做客美国》、《芸窗夜读》、《剪影话文坛》、《一家之主》、《家住书坊边》，散文小说合集《冬青树》；短篇小说集《烛心》、《婚姻的故事》、《城南旧事》、《绿藻与咸蛋》；长篇小说《春风》、《晓云》、《孟珠的旅程》；广播剧集《薇薇的周记》，《林海音自选集》，《林海音童话集》；编选《中国近代作家与作品》，此外，还有许多文学评论、散文等，散见于台湾报刊。

其中，《窃读记》被选入小学语文五年级课本，《爸爸的花儿落了》被选入初中课本。

<<城南旧事>>

书籍目录

惠分馆传奇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儿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冬阳·童年·骆驼队

<<城南旧事>>

章节摘录

天气暖和多了，棉袄早就脱下来，夹袄外面早晚凉就罩上一件薄薄的棉背心，又轻又软。我穿的新布鞋，前头打了一块黑皮子头，老王妈——秀贞她妈，看见我的新鞋说：“这双鞋可结实，把我们家的门槛踢烂了，你这双鞋也破不了！”

“惠安馆我已经来熟了，会馆的大门总是开着一扇，所以我随时可以溜进来。我说溜进来，因为我总是背着家里的人偷着来的，他们只知道我常常是随着宋妈买菜到井窝子找妞儿，一见宋妈进了油盐店，我就回头走，到惠安馆来。我今天进了惠安馆，秀贞不在屋里。炕桌上摆着一个大玻璃缸，里面是几条小金鱼，游来游去。我问王妈：“秀贞呢？”

“跨院里呢！”

“我去找她。”

我说。

“别去，她就来，你这儿等着，看金鱼吧！”

我把鼻子顶着鱼缸向里看，金鱼一边游一边嘴巴一张一张地在喝水，我的嘴也不由得一张一张地在学鱼喝水。

有时候金鱼游到我的面前来，隔着一层玻璃，我和鱼鼻子顶牛儿啦！我就这么看着，两腿跪在炕沿上，都麻了，秀贞还不来。我翻腿坐在炕沿上，又等了一会儿，还不见秀贞来，我急了，溜出了屋子，往跨院里去找她。那跨院，仿佛一直都是关着的，我从来也没见过谁去那里。我轻轻推开跨院门进去，小小的院子里有一棵不知叫什么的树，已经长了小小的绿叶子了。院角地上是干枯的落叶，有的烂了。秀贞大概正在打扫，但是我进去时看见她一手拿着扫帚倚在树干上，一手掀起了衣襟在擦眼睛，我悄悄走到她跟前，抬头看着她。她也许看见我了，但是没理会我，忽然背转身子去，伏着树干哭起来了，她说：“小桂子，小桂子，你怎么不要妈了呢？”

“那声音多么委屈，多么可怜啊！”

她又哭着说：“我不带你，你怎么认得道儿，远着呢！”

“我想起妈妈说过，我们是从很远很远的家乡来的，那里是个岛，四面都是水，我们坐了大轮船，又坐大火车，才到这个北京来。我曾问妈妈什么时候回去，妈说早着呢，来一趟不容易，多住几年。那么秀贞所说的那个远地方，是像我们的岛那么远吗？小桂子怎么能一个人跑了去？我替秀贞难过，也想念我并不认识的小桂子，我的眼泪掉下来了。在模模糊糊的泪光里，我仿佛看见那骑着大金鱼的胖娃娃，是什么也没穿啊！我含着眼泪，大大地倒抽了一口气，为的不让我自己哭出来，我揪揪秀贞裤腿叫她：“秀贞！秀贞！”

“她停止了哭声，满脸泪蹲下来，搂着我，把头埋在我的前胸擦来擦去，用我的夹袄和软软的背心，擦干了她的泪，然后她仰起头来看看我笑了，我伸出手去调顺她的揉乱的刘海儿，不由得说：“我喜欢你，秀贞。”

“秀贞没有说什么，吸溜着鼻涕站起来。天气暖和了，她也不穿缚腿棉裤了，现在穿的是一条肥肥的散腿裤。她的腿很瘦吗？怎么风一吹那裤子，显得那么晃荡。她浑身都瘦的，刚才蹲下来伏在我的胸前时，我看那块后脊背，平板儿似的。秀贞拉着我的手说：“屋里去，帮着拾掇拾掇。”

<<城南旧事>>

”小跨院里只有这么两间小房，门一推吱吱扭扭的一串尖响，那声音不好听，好像有一根刺扎在人心上。

从太阳地里走进这阴暗的屋里来，怪凉的。

外屋里，整整齐齐地摆着书桌，椅子，书架，上面满是灰土，我心想，应该叫我们宋妈来给掸掸，准保扬起满屋子的灰。

爸爸常常对妈说，为什么宋妈不用湿布擦，这样大掸一阵，等一会儿，灰尘不是又落回原来的地方了吗？

但是妈妈总请爸爸不要多嘴，她说这是北京规矩。

.....

<<城南旧事>>

编辑推荐

《春华秋实经典书系：城南旧事》是著名女作家林海音于1960年出版的以其七岁到十三岁的生活为背景的一部自传体短篇小说集，也可视作她的代表作。它描写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京城南一座四合院里，住着英子温暖和睦的一家。它透过主角英子童稚的双眼，向世人展现了大人世界的悲欢离合，有一种说不出的天真，却道尽人世复杂的情感。

<<城南旧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